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七八回 渡銀河秋娘聯舊好 諧鳳侶名士結新歡

且說章秋谷見了那位老二，倒不覺呆了一呆。看著老二的那般模樣，狠覺得有些不尷不尬的樣兒。回過頭來再看賽金花時，只見賽金花側著臉坐在那裡，看著秋谷的臉微微展笑。見章秋谷驀地裡忽然回過頭來看他一眼，賽金花會意，連忙別轉頭去，忍不住「格」的笑出聲來。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憑你是個花粉叢中的老手、綺羅隊裡的慣家，也不由得有些左右為難起來。只得對著老二道：「我們到那一邊去，揀了房間坐一回兒何如？」老二把嘴一披，只不開口。王小屏哈哈的笑道：「今天你也太覺得快活了些，如今該應要碰個釘子。你還沒有知道，老二已經來了好一會兒，就在隔壁房間裡頭看了多時，我們都沒有知道。」秋谷聽了，知道老二翻了醋罐，沒奈何，只得要向他陪個小心的了。便又回過頭來，先向賽金花飛了一個眼風。賽金花是何等伶俐的人，心上早已明白，微微一笑，立起身來，對著辛修甫說道：「倪去哉，晏歇點一淘請過來。倪來浪連福裡第九號，勿要忘記脫仔。」說著，又飛了章秋谷一眼，竟自姍姍的去了。

這裡老二見賽金花走了，便對著章秋谷冷笑一聲道：「二少，耐倒好格，倪末一逕來浪等耐，耐倒來裡尋開心！」秋谷笑道：「真正冤枉，我何曾在這裡尋什麼開心？不過這個人是辛老爺的舊相好，多年不見，如今在這裡遇見了，大家免不得講幾句話兒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老二又冷笑道：「既然是辛老爺格相好，勿關耐事，耐為啥要搭俚弔膀子？朋友面浪，耐去剪俚格邊，阿要難為情呀！」秋谷道：「你們聽聽，這又是信口栽埋人的話，我何曾和他弔什麼膀子？」老二瞟了秋谷一眼道：「像耐實格規矩人，洛裡肯搭別人弔膀子？剛剛來浪弔膀子格，是只眾生！」秋谷叫一聲「阿呀」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開口就講罵人？」老二呸了一口道：「耐說勸弔膀子呀，倪罵格排弔膀子格殺千刀，勿是罵耐嘛！」秋谷不覺笑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！不用再罵了，就算是我錯了如何？」

老二停了一停，又對著章秋谷冷笑道：「二少，耐阿是做仔邵萬生格東家哉？」

秋谷聽了，已經明白他的意思，待要開口時，老二早接著說道：「耐勿開南貨店末，要幾幾化化老蟹做啥？」這一句話兒，說得大家都好笑起來。秋谷卻對著老二做個手勢，又往自己鼻子上指了一指。老二猛然省悟，不覺得面上紅了一紅，伸過手來把秋谷打了一下道：「只有耐末總歸比別人家刁鼻點。」秋谷一笑，也不開口，大家也沒有留心。

略略的坐了一回，秋谷便同著辛修甫等幾個人，到老二那裡去吃了一頓便飯，秋谷又邀著辛修甫打了八圈牌，給了二塊錢的頭。老二謝了一聲，收了進去。這一夜，章秋谷自然是不得回來的了。劉郎再到，天台之舊路依然；神女多情，巫峽之行雲無恙。驚鷺顧影，飛燕回風。寶鈕郎當，羅衣熨貼。就日偎雲之夢，飄煙抱月之腰。這些情節，也不必去提他。

只說章秋谷在老二那裡住了一夜，便回到新馬路公館裡頭來。見了太夫人，太夫人對他說道：「你昨天晚上住在什麼地方的？為什麼不預先招呼一下？害得他們兩個人昨天晚上直等了一夜。」秋谷只微微的笑，不說什麼。太夫人略略訓戒了幾句，便也罷了。

秋谷回到他夫人房內，見他夫人睡在牀上，微微的有些睡著。秋谷也不去叫他，又走到陳文仙房內看時，只見陳文仙獨自一個人靠窗坐著，一手托著香腮，好象想什麼心事。見了秋谷，便慢慢的立起身來，微微笑道：「你昨天到那裡去的？」秋谷走過來，握著陳文仙的纖手道：「對不起，你昨天等了一夜。」文仙笑道：「自己人何必這般客氣？我只問你昨天到底在什麼地方？」秋谷便把老二和賽金花的事情和他說了一遍，陳文仙聽了，臉上不由得呆了一呆，一言不發。秋谷見了，心上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不免溫溫存存的安慰一番。

到了晚間，辛修甫同著王小屏、陳海秋三個人，都到章秋谷公館裡來，邀著他一同出去。秋谷換了衣服，又到太夫人那裡稟知。太夫人問道：「今天回來不回來？」

秋谷覺得有些答應不出，只看著太夫人嘻嘻的笑。太夫人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今天又是不回來的了。就是在外應酬，也要自己有些分寸，不要落了他們的圈套才是。」秋谷聽了，只得撒一個謊道：「這兩天的應酬是必不得已的。杭州到了一個朋友，不得不應酬他一下。只要過了兩三天，敷衍得他走了，就沒有事情了。」太夫人聽了點一點頭。陳文仙站在太夫人後面，對著章秋谷嫣然一笑，把兩個指頭在自己臉上划了幾划，做個羞他的樣兒。秋谷看了忍不住也是一笑，急急的走了出去，同著辛修甫等，大家一陣風都到連福裡來。

進了門，只見賽金花笑吟吟的迎上來，穿著一件玄色縐紗夾襖、玄色縐紗褲子、玄色緞子弓鞋，一身黑色，越顯得山眉水眼，雲鬢花顏。雖然年紀略略覺得大些，卻還是體態嬌嬌，丰姿清麗。見了辛修甫和章秋谷等，便對著章秋谷等笑道：「二少，今朝那亨有工夫到倪搭來，昨日仔阿曾吃生活？倪牽記得來！」秋谷聽了，面上也不覺紅了一紅道：「昨天打碎了醋缸，今天又潑翻了醋瓶，怪不得熏得我心上都有些酸溜溜的。」賽金花也不由的臉上一紅，道：「二少，耐勿要纏來噓！啥格醋缸醋瓶，才勿關倪啥事嘛。」秋谷聽了也不開口，只對著賽金花把嘴唇動了一動，眼睛撇了一撇。賽金花見了把身體一扭，一言不發，低下頭去。辛修甫在旁邊看得分明，心上暗暗好笑，便邀著大家進房坐下。賽金花親自送上茶來，秋谷連忙立起身來接了茶，口中連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辛修甫笑道：「你們兩個人何必這般客氣？難道等會兒到了那個時候，也是這般的客氣麼？」一句話把賽金花說得連脖子帶耳根都漲得通紅，訕訕的走了出去。

王小屏對辛修甫道：「他們兩個人方才有些意思，給你這樣的一來，把那一個說得跑了。」章秋谷聽了不覺也微微一笑，回頭和辛修甫說道：「這件事兒，我覺得始終有些不妥當。」辛修甫笑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的矯情？我昨天已經和你講得明明白白的了，怎麼今天又說出這樣的話來？」參歐谷道：「我和你是要好朋友，怎麼好意思剪你的邊呢？」辛修甫皺著眉頭道：「這裡頭另有一個道里，你難道昨天還沒有聽清楚麼？」秋谷想了一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好且去試他一下。」

料想憑著我這樣的一個人，也還不至於退避三舍。」

王小屏和陳海秋兩個人在旁聽了，全然不懂，不知道辛修甫和章秋谷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。陳海秋本來是個性急的人，那裡忍得住，大聲嚷道：「你們說的都是些什麼話兒？我們一句都不懂。」辛修甫笑道：「你不要性急，慢慢的和你講就是了。」陳海秋再三根問，辛修甫只是微微的笑，一言不發。陳海秋沒奈何，只得由他。

等了一回，賽金花娉娉婷婷的從外面進來，看了秋谷一眼，便去坐在修甫身旁，密密切切的講了一回。辛修甫又在賽金花耳邊說了幾句。賽金花把頭一低，星眸斜漾，寶靨生紅，偷偷的瞟了秋谷一眼，口中卻不說什麼。辛修甫一面笑著，一面又附耳和賽金花說了幾句。賽金花忍不住「撲嗤嗤」的笑將出來，把一個指頭對著辛修甫頭上用力推了一推，口中說道：「耐格個人真正氣數得來！隨便啥格閒話總歸說得出格，啥人有工夫來聽耐呀！」說著立起身來，走過章秋谷身旁，趁著大家沒有留神，暗暗的把章秋谷的衣服拉了一把。章秋谷被他拉了一拉，不由得心上有些搖動起來，也對著賽金花回頭一笑，還他一個眼風。辛修甫看了，只作沒有看見的一般，只催著那班娘姨、大姐搭開桌椅，大家碰起和來。

碰了四圈，賽金花指揮那班娘姨、大姐擺出齊齊整整的一桌菜來，這是辛修甫預先招呼的。當下修甫便邀著大家入座，大家免不得叫局吃酒的鬧了一回。到得後四圈麻雀碰畢，已經差不多一點鐘。辛修甫同著王小屏等別了章秋谷要走。章秋谷究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便也立起身來要和修甫同走。修甫呵呵大笑道：「你不用和我打哈哈兒，你只老老實實的在這裡伺候這位狀元夫人的為是。須要小心謹慎，好好的出力當差。萬一個當差不力，給人趕到地板上來睡覺，卻與我不相干的。」

陳海秋到了這個時候，心上方才明白，便對著賽金花嘻嘻的笑道：「你今天遇著了這樣的一個有名人物，你要自己留意些兒。」

」賽金花紅著個臉，口中說道：「唔篤總歸是實梗瞎三話四，真正歪嘴吹喇叭邪氣。」辛修甫笑著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正是：
花低月亞，香融玉杵之雲；李代桃僵，春暖金莖之露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交代。